

桃花扇

·评话本·

江荫香 编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说明

公元1699年，孔尚任倾注十余年心血，三易其稿的《桃花扇》，终于完成了。书成之后，一时洛阳纸贵。第二年正月，戏剧《桃花扇》由金斗班在北京首演，轰动一时。以后几乎岁无虚日，盛演不衰，故老遗臣，“掩袂独坐”，“灯炮酒阑，唏嘘而散”。

从此，孔尚任与洪升便有“南洪北孔”之称。孔尚任，字聘之、季重，号东塘、岸堂、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幼年受过良好教育，爱好诗文，又精通音律。曾隐居石门山中，1684年，康熙帝南巡至曲阜时，被召讲经，破格授国子监博士，开始仕宦生活。康熙三十九年被罢官免职，后回归故里。

《桃花扇》表现的主要内容是：明代末年，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倾心相好，他们拒绝阉党余孽阮大铖等人的笼络。后阮大铖等人得势，便打击迫害侯、李二人。侯方域逃离南京，新贵田仰要强娶香君，香君誓死不从，倒地撞头，血溅侯方域赠与的定情物诗扇。经过千难万阻之后，侯方域和李香君又相遇于栖霞山白云庵。经张道士点化，二人感悟出家，分别幽居在深山之中的采真观和葆真庵里。

“《桃花扇》笔意疏爽，写南朝人物，字字绘影绘声。至文词之妙，其绝妙似临风桃蕊，其哀处似着雨梨花，固是一时杰构。”但因“曲文精邃，音律高深，世人知之者寡耳。”于是江荫香依据原意，采用评话的形式，将其改写成通俗易懂的《桃花扇演义》，于1919年出版。现我社将《桃花扇演义》加以标点整理，改名为《桃花扇》，又将“国学基本丛

书本”的《桃花扇传奇》戏曲本加以校点整理，两书合集出版，以飨读者。与此同时，我们还邀请王宏力先生为本书绘制了三十幅精美插图。

书中如有不当之处，祈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6年12月

自序

自来北曲推《西厢》为巨擘，南曲让《琵琶》为魁首。一以艳丽胜，一以哀怨胜，鲜有能及之者。惟《桃花扇传奇》一书，艳丽等于《西厢》，哀怨甚于《琵琶》，实兼二者而有之。且其所载事实原原本本，如数家珍，无一人无考证，无一语无来历，则非《西厢》、《琵琶》所能比拟矣。前者都中盛行，此戏为贤士大夫所称赏。厥后皮黄继起，昆弋中衰，是剧因而辍演，良可惜也。推原其故，曲文精邃，音律高深，世人知之者寡耳。今见《西厢》、《琵琶》既作演义行于世，而《桃花扇》独付阙如，余甚憾之。用是不揣鄙陋，不计工拙，易词曲为评话，改句法为文言，回目则悉仍其旧，情节亦未敢更新，务求浅显。宁可依样葫芦，不尚描摹，庶几存庐山面目。虽自知点金成铁，难免为大雅所讥，然未尝以意害辞，或当为世人共谅。爰志数语，弁诸简端。己未春月上浣江阴香序于梦花馆。

目 录

试一章	先声康熙甲子八月	(1)
第一章	听稗癸未二月	(3)
第二章	传歌癸未二月	(8)
第三章	哄丁癸未三月	(11)
第四章	侦戏癸未三月	(13)
第五章	访翠癸未三月	(17)
第六章	眠香癸未三月	(22)
第七章	欲奩癸未三月	(26)
第八章	闹榭癸未五月	(29)
第九章	抚兵癸未七月	(34)
第十章	修札癸未八月	(37)
第十一章	投辕癸未九月	(40)
第十二章	辞院癸未十月	(44)
第十三章	哭主甲申三月	(48)
第十四章	阻奸甲申四月	(52)
第十五章	迎驾甲申四月	(56)
第十六章	设朝甲申五月	(59)
第十七章	拒媒甲申五月	(62)
第十八章	争位甲申五月	(67)
第十九章	和战甲申五月	(71)
第二十章	移防甲申六月	(74)
闰二十章	闲话甲申七月	(77)
加二十一章	孤吟康熙甲申八月	(81)
第二十一章	媚座甲申十月	(83)
第二十二章	守楼甲申十月	(87)
第二十三章	寄扇甲申十一月	(91)
第二十四章	骂筵乙酉正月	(94)

第二十五章	选优乙酉正月		(100)
第二十六章	赚将乙酉正月		(104)
第二十七章	逢舟乙酉二月		(108)
第二十八章	题画乙酉三月		(112)
第二十九章	逮社乙酉三月		(116)
第三十章	归山乙酉三月		(120)
第三十一章	草檄乙酉三月		(125)
第三十二章	拜坛乙酉三月		(130)
第三十三章	会狱乙酉三月		(134)
第三十四章	截矾乙酉四月		(137)
第三十五章	誓师乙酉四月		(140)
第三十六章	逃难乙酉五月		(143)
第三十七章	劫宝乙酉五月		(147)
第三十八章	沈江乙酉五月		(150)
第三十九章	栖真乙酉六月		(153)
第四十章	入道乙酉七月		(156)
续四十章	余韵戊子九月		(162)

试一章 先 声

天地一大戏场也。人立于天地间，若者帝王，若者卿相，若者文臣，若者武将，若者名士，若者美人，此戏中之人物也。某也昏庸，某也奸恶，某也谄媚，某也枭雄，某也忠贞，某也高尚，此戏中之人品也。孰当为生，孰当为旦，孰当为净，孰当为丑，孰当为副末，此戏中之脚色也。有时而欢，有时而悲，有时而合，有时而离，有时而喜笑，有时而怒骂，此戏中之情节也。情节之生，本乎事实，事实之妙，出于戏文，戏文内有老赞礼者，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曾作南京太常寺赞礼，因以为号也。时当康熙二十三年，老赞礼已九十七岁矣。阅遍沧桑，歌残黍麦，欣逢盛世，到处闲游，昨在太平园中，得睹《桃花扇传奇》，编成剧本。即明末南京故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不惟为老赞礼所耳闻，并为老赞礼所目睹。抑且将老赞礼杂入戏文，童颜鹤发，衰态龙钟，植杖来前，开场道白，扮作副末脚色。老赞礼见而笑曰：“不图老夫耄矣，今作此戏中之人物也。”时有人从旁问曰：“如此好戏，为谁所作？”老赞礼曰：“从来名家著作，姓氏弗彰。然《春秋》褒贬之笔，雅颂歌咏之词，均出自家学渊源耳。”其人曰：“如翁所言，则云亭山人无疑矣。”老赞礼曰：“然。”其人又曰：“今日者冠裳毕集，裙屐纷来，演此传奇，视为韵事，若翁则本属旧人，习闻新曲，盖将其中颠末，预为我等详述之。”老赞礼应之曰：“唯唯。余记得张道士有《满庭芳》一曲，君欲听之否乎？”其人曰：“曲调幽深，歌词玄妙，佳则佳矣，然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还求翁编成闲话，一详此曲之妙文，以开我等之茅塞。”老赞礼曰：“可请君等少安毋躁，聆余宣讲曲中之意：明末有公子侯生，侨寓秣陵城外，以中州之才子，眷南国之佳人，占尽六朝金

粉，曾访艳于桃源，嗟兹半壁江山，恒寄情于桃渡。不意豺狼日进，暗肆谗言，致教鸾凤宵分，竟成永诀。况当天翻地覆，川竭山崩，藩镇纷纭，江淮划守，昏主迎登大宝，选舞征歌，奸臣盘据要津，揽权窃柄。呜乎！党祸繁兴，良缘难续，楼头激烈，狱底沉沦，虽得苏翁救援，柳老解围，而半夜仓皇，君逃相走，一场梦幻，云散风流。怅烟波以淼淼，谁吊忠魂？听杜宇之声声，孰怜望帝？艳哉桃花扇，哀哉桃花扇，桃花扇纵已揉碎，而桃花扇编作传奇，从此名留千古矣。曲中之意如是，而君等若难领会，余尚有总结数言，为诸君告：

奸马阮中外伏长剑，巧柳苏往来牵密线。

侯公子断除花月缘，张道士归结兴亡案。

语至此，而戏中之侯公子，早已登场矣。

第一章 听 稗

孙楚楼边，莫愁湖上，垂杨儿树，掩映傍水人家，绝似一幅天然画本。居于此者，伊何人乎？即《桃花扇传奇》中之主人翁也。斯人姓侯，名方域，字朝宗。籍隶中州，家居归德，夷门谱牒，梁苑簪缨，祖官卿寺，父职司徒；崇正黜邪，久树东林之帜，征文选句，新登复社之坛，吐清词于早岁，无殊宋艳班香，流浩气于中年，不让韩潮苏海，壬午南闱下第，遂侨寓于莫愁湖畔。嗟嗟，琴剑飘零，寄踪白下，乡关梗塞，遍地黄巾，烽烟未靖，权为避乱之武陵，家信难通，空自伤怀于异地，所以朝宗蒿目时艰，望湖兴叹曰：“莫愁莫愁，令人安得不愁乎？虽然，人生行乐耳，须富贵兮何时？况当仲春时候，天朗气清，美景良辰，云何不乐？与其徒愁无益，不若不愁之为愈也。且喜社友陈定生、吴次尾二君，寓在蔡益所书坊，时相往来，颇不寂寞，今日约到治城道院，同看梅花，我当早去以赴之也。”言已遂行。

按陈定生名贞慧，宜兴人，吴次尾名应箕，贵池人，均系复社之君子，朝宗之良友也。关心时事，叹金陵王气将销，结伴闲游，看大地春光无主，定生问次尾曰：“次兄可知近日流寇消息否？”次尾曰：“昨见邸抄，流寇连败官兵，渐逼京师，宁南侯左良玉进军襄阳，中原无人，大事已不可问矣。”二人且叹且行，以践看梅之约，而朝宗随后亦至。相见之下，定生即曰：“弟已饬人打扫道院，沽酒相待。”语未毕，忽见家僮迎面来，上前禀曰：“相公请回，今日已来迟矣。”定生曰：“何为来迟？”家僮曰：“有魏府徐公子在彼请客看花，早将道院占满矣。”朝宗点首微笑曰：“梅花既与我无缘，不若向秦淮方榭中，一访艳丽之解语花，君等以为何如？”次尾曰：“据我而论，不必远去，兄亦知有泰州柳敬亭乎？说书之妙，罕有其匹，曾见赏于吴桥范大司马、桐城

何老相国，闻彼在此作寓公，何不同往一听，消遣春愁乎？”朝宗忽怒曰：“柳麻子近作奄儿阮胡子之门客，说书虽佳，我不欲听之矣。”次尾曰：“兄只知其一，未知其二。阮胡子漏网余生，不肯退藏于密，犹复蓄养声妓，结纳朝绅，肆无忌惮。故弟作留都防乱揭帖，公讨其罪，劣迹昭彰，无可讳饰。此中门客，始知其为崔魏逆党，一时星散，柳麻子亦在其内，岂不可敬？”朝宗惊曰：“不意此辈中有斯豪杰，洵不多得，当与兄等物色之。”于是三人同行，僮亦随之以往。迨至敬亭寓，命僮叩门，僮高声唤曰：“柳麻子在家否？”定生喝止曰：“彼是江湖名士，理宜以柳相公称之。”僮遂唤柳相公开门。

少顷门启，一白须老者出，即泰州柳敬亭也。敬亭曾与陈、吴相识，而与朝宗则素未谋面，当时肃客而入。因问定生曰：“此位何人？”定生曰：“此是敝友河南侯朝宗，当今名士，夙慕清谈，特来领教。”敬亭谦逊不遑，请坐献茶毕，方注视而言曰：“诸位都是读书君子，博学高才，《史记》、《通鉴》，久已烂熟于胸中，若老朽则下里巴人，生涯鼓板，胡说一朝兴废，沾泪似儿女之肠，俗谈千古存亡，说书污诸君之耳，还希谅之。”朝宗曰：“不必过谦，即请赐教。”敬亭曰：“既蒙驾临蓬荜，老朽焉敢推辞，惟演义盲词，恐不值识者一笑耳。今即将君等所读之《论语》，试说一章如何？”朝宗诧曰：“《论语》乌能说乎？真乃闻所未闻矣。”敬亭笑曰：“君等说得，老朽何独说不得？今日偏欲于诸君前，摇唇弄舌，假充斯文，以毕我说。”语毕上坐，手敲鼓板，口诵书中之开词曰：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四句诵毕，即将醒木一拍，说其表白曰：

敢告列位，今日所说，不是别的，是《鲁论》太师挚适齐全章。这一章书，是申鲁三家僭窃之罪，表孔圣人正乐之功。当时周辙既东，鲁道衰微，三家者以雍

彻，季氏八佾舞于庭，僭窃之罪，已是到了尽头了。我夫子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那些乐官，一个个愧悔交集，东走西奔，只当夫子不知费了多少气力，岂知我夫子手把一管笔，眼看几本书，纂到《易经》，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修到《书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订到《礼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妇有别；作到《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今日删到《诗经》，尔、雅、颂各得其所，并不曾费一些气力。登时把权臣势家，闹哄哄的一个戏场，霎时散尽，顷刻冰冷。那一时倒也痛快，你说圣人的手段，利害不利害，神妙不神妙？

说至此，乃敲鼓板而唱曰：

（鼓词一）自古圣人手段能，他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见一伙乱臣无礼教歌舞，使了个些小方法，弄的他精打精，正排着低品走狗奴才队，都做了高节清风大英雄。

鼓板停而醒木响，续说曰：

那太师名挚，他第一个先适了齐。他为何适齐，听俺道来：

重敲鼓板唱曰：

（鼓词二）好一个为头为领的太师挚，他说：咳，俺为甚的替撞三家景阳钟。往常时，瞎了眼睛在泥窝里混，到如今，抖起身子去个清，大撒脚步正往东北走，合伙了个敬仲老先生，才显俺的名，管喜的孔子三月忘肉味，景公擦泪侧着耳朵听，那贼臣就吃了豹子心肝熊的胆，也不敢到姜太公家里去拿乐工。

继闻醒木一声，说曰：

管亚饭的名干，适了楚；管三饭的名繇，适了蔡；管四饭的名缺，适了秦。这三人为何也去了？听我道来。

鼓板之声又起：唱曰：

(鼓词三)这一班劝膳的乐官，不见了领队长，一个个各寻门路奔前程。亚饭说，乱臣堂上掇着碗，俺倒去吹吹打打伏侍着他听，你看俺长官此去齐邦谁敢去找，我也投熊绎大王，倚仗他的威风。三饭说，河南蔡国虽然小，那堂堂的中原，紧靠着京城。四饭说，远望西秦有天子气，那强兵营里我去抓响箏。一齐说，你每日倚着寨门桩子使唤俺，今以后，叫你闻着俺的风声脑子疼。

唱至酣时，醒木忽震，再说曰：

击鼓的名方叔，入于河；播鞞的名武，入于汉；少师名扬；击磬的名襄，入于海。这四人另是个走法，听俺道来。

唱即随鼓板而起曰：

(鼓词四)这击磬播鼓的三四位，他说你，丢下这乱纷纷的排场，俺也干不成，恁嫌这里，乱鬼当家，别处寻主，只怕到那里，低三下四还干旧营生。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

词意未尽，复拍醒木以申说曰：

这四个人去的好，去的妙，去的有意思，听他说些什么。

因敲鼓板而唱，以述其言曰：

(鼓词五)他说十丈珊瑚映日红，珍珠捧着水晶宫，龙王留俺宫中宴，那金童玉女，不比凡同，凤箫像管龙吟细，可教人家吹打着俺们才听。那贼臣就溜着河边来赶俺，这万里烟波路也不明，莫道山高水远无知已，你看海角天涯，都有他旧弟兄，全要打破纸窗看世界。亏了那位神灵提出俺火坑，凭世上沧海变田田变海，俺那老师父，只管朦胧着两眼定六经，正是：

鲁国团团一座城，中间闷煞几英雄。

荆棘丛里难容凤，沧海波心好变龙。

敬亭说书已毕，遂投鼓板而起曰：“献丑献丑。”定生赞

曰：“真绝妙好词也。恐近今应制讲义，未必有斯痛快。”次尾曰：“敬亭方从阮家出，不肯别投主人，故此将古比今，现身说法耳。”朝宗亦点首称美曰：“我看敬亭人品超群，胸襟脱俗，确是我辈中人。至其说书之妙，不过余技而已。盖喜笑怒骂，尽是文章；倜傥风流，不同凡响；拍板一声，不啻东方谲谏；渔阳三下，无非庄子寓言。而今而后，可以知敬亭之为人矣。”言罢，相视而笑，朝宗复问敬亭曰：“昨日同出院衙，共有几人？”敬亭曰：“彼等尽皆散去，只有善讴之苏昆生，与我作比邻耳。”朝宗曰：“如此高尚，亦当奉访。还望暇时，同来赐教。”敬亭曰诺。

第二章 传 歌

彼美人兮，在水之湄。试问美人住何处，独留春色到秦淮。垂杨堤畔，深藏苏小之家；长板桥头，重访李师之室。有鸨妓李贞丽者，烟花妙部，风月名班，丰韵犹存，铅华未谢。养一假女，未着芳名，年龄纤小，才陪玳瑁之筵，体态娇羞，未入芙蓉之帐。近为罢职县令杨龙友所赏识，一见此女，深加赞美，拟欲代彼招客，为之梳枕。所以贞丽私心窃喜，方倚之作钱树子也。当日正望龙友来，而龙友至矣。

龙友名文骢，乃系凤阳督抚马士英之妹夫，前光禄阮大铖之盟弟，一榜县令，罢职闲居。素与贞丽昵，来往颇勤，聊作消遣之所。况当梅钱已落，柳线才黄，春色恼人，更难发付。不如访美人闲话，畅叙幽情也。故今日又至此间，与贞丽相见后，贞丽请上小楼，焚香煮茗，赏览诗篇。龙友喜甚，见楼头帘笼翡翠，架集鹦哥，花影护盆，波光映槛。不禁极口称美曰：“好一座幽雅妆楼也，谅是令爱所居，今向何处去矣？”贞丽曰：“晓妆未竟，尚在卧房，我当唤之来见也。”唤时，龙友又见壁上吟笺，粘贴殆遍，均系名公题赠之诗，心焉羨之。方举目吟哦间，陡闻香风拂拂，莲步珊珊，回首视之，一丽人趋前万福。龙友曰：“数日不见，益觉艳丽如仙矣，足徵诗篇所赞非虚。”继又向壁上观，惊曰：“不意张天如、夏彝仲等诸大名公，俱有题赠，我可无诗以和之乎？”贞丽送呈笔砚，侍立于侧。龙友取笔在手，朗吟者久之，忽变计曰：“球玉在前，不如藏拙，聊写墨兰数笔，点缀素壁，贞娘以为何如？”贞丽点首称善。龙友因壁上有蓝田叔所画之拳石，即写兰于石畔以衬之。笔法轻灵，烘出烟痕雨意；墨花飞舞，描成嫩叶香苞。虽不及元人潇洒，粉壁挥毫，却休疑神女生涯，汉皋赠佩。龙友画兰毕，贞丽曰：“真是名笔，足使妆楼生色多矣。”龙友笑问曰：“请教

令爱芳名，就此落款。”贞丽答曰：“小女年幼无号，即请老爷赏给二字。”龙友沉思半晌，方曰：“《左传》云：兰有国香，人君媚之。即取名曰‘香君’如何？”贞丽连声称妙，遂命香君谢之。龙友复笑曰：“非惟香君之名，即楼名亦因之而定矣。”言时落款于墨兰之后，其文曰：“崇祯癸未仲春，偶写墨兰于媚香楼，博香君一笑，贵竹杨文骢。”贞丽称谢曰：“写画俱佳，允推双绝，小女得蒙青眼，何幸如之。”于是收拾文房，众皆就坐。龙友曰：“我看香君国色无双，天香第一，特不知技艺若何？”贞丽曰：“平时娇养性成，不曾学习。近虽请一清客，传彼词曲，恐其艺未必精熟耳。”龙友问曰：“清客是谁？”贞丽曰：“是人即苏昆生也。”龙友曰：“苏昆生本姓周，原籍河南，寄居无锡，与我相识有年，询是曲中名手，但不知所传者，果系何种词曲？”贞丽曰：“即是《玉茗堂四梦》”龙友曰：“学会多少，汝知之否？”贞丽曰：“为日无多，仅学《牡丹亭》半本而已。”语至此，回首唤香君曰：“杨老爷不是外人，汝不妨温习曲本，以待师父对过，便可上新腔矣。”香君皱眉曰：“有客在座，学歌殊觉赧颜也。”贞丽固强之，香君含羞不语，翻阅曲本，暗叹桃花命薄，柳絮身轻，生来脂粉丛中，跳入绮罗队里，珠喉一串，缠头博得黄金，翠黛双描，信手莫抛红豆，学就晓风残月，空题骚客之诗，嗤他暮雨朝云，系住王孙之辔。香君一念及之，不觉因是有感矣。

忽闻师父苏昆生至。昆生，固始人，寓居于此，早从上章述及，与柳敬亭作比邻者也。自出院衙，即投妓馆，与其充义子之帮闲，趋于污下，不若作美人之教习，较为清高也。当时上楼而入，见龙友在此，即曰：“我与杨老爷久不会面矣。”龙友笑曰：“昆老收此绝代女门生，可喜可贺。”贞丽命香君拜见师父毕，昆生问曰：“昨日汝学之曲，汝可记熟否？”香君颌首应之曰：“依已记熟矣。”昆生曰：“何不趁杨老爷在座，随我一对此曲，好求指示。”龙友曰：“愿聆妙音。”香君乃面对昆生而坐，嚙其娇喉，唱曰：

（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

昆生止之曰：“妆误矣，须知‘美’字一板，‘奈’字一板，不可连下去，试再唱来。”香君复唱曰：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

昆生曰：“妆又误矣，‘丝’字须在喉间唱出。”香君会意，即唱曰：

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得韶光贱。

昆生击节称妙，香君接唱曰：

（好姐姐）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茶蘼外烟丝醉软。

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得先？

昆生曰：“此句尚嫌不熟，盍为我再唱之。”香君又唱曰：

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得先？闲凝盼，生生燕语明如剪，啁啾莺声留的圆。

昆生曰：“唱得甚佳，又完一折矣。”龙友乃向贞丽曰：“可喜令爱聪明绝顶，必然艳帜高张，为一时名妓之冠。”继请

昆生曰：“昨日会见侯司徒公子朝宗，客囊颇富，又有才名，正在彼物色名妓，昆老知之否？”昆生曰：“公子是敝乡世家，果然品格超群，才华出众，名不虚传。”龙友曰：“天生

才子，合配佳人，两美相逢，千金奚吝，彼方迎夫桃叶，此正及乎瓜期，真一段美满姻缘也。若教错过，岂不可惜！”

贞丽曰：“如此公子，肯来梳枕，幸甚幸甚！惟求杨老爷从中撮合，成此好事耳。”龙友曰唯。贞丽又曰：“大好春光，不可虚度，请至楼下饮酒，以遣此美景良辰也。”众遂从妆

楼下。

第三章 哄 丁

晓星寥落，残月朦胧。晨光熹微中，见夫宫墙万仞，庑殿两楹，参松柏于庭阶，喜沾化雨，采藻芹于泮水，乐受春风。今值仲春丁期，聿修太常祀典。南京国子监中，特命坛户二人，扫洒坛场，铺排祭品，豆笾陈列，牲醴纷陈。一坛户笑曰：“我二人须谨慎小心，看守祭物，休教赞礼辈暗中窃食，致彼上官斥责也。”正说笑间，不意老赞礼适至，近前叱曰：“汝等坛户，不思窃取足矣，今反赖及我侪，岂不可笑？”坛户慌忙谢罪曰：“我所说者，乃系没体面之相公辈，老先生是仁人君子，焉有窃食之礼？”老赞礼曰：“不用多言，天已黎明，将及祭时矣，速即点烛以俟之。”

未几，南京国子监祭酒与司业并至，方上殿廷，而生监等亦纷然而至。如第一章表出之吴应箕，曾作留都防乱揭帖者也。今约杨维斗、刘伯宗、沈昆铜、沈眉生诸社友，同来与祭。斯时也，蜡炬腾辉，炉香呈瑞，笙歌一阕，佾舞两阶，冠裳济济，捧爵帛于堂前，环珮锵锵，供牲牢于案上。主祭官位立中央，诸生辈班分左右。初不料有人混迹于其间也，掩面含羞，行同鬼蜮，低头无语，匿人人丛。彼何人斯？即前光禄阮大铖也。众人未及留意，只闻老赞礼在旁唱礼，鞠躬致敬，无敢陨越。仰见宸题金匾，端拱圣贤，俯听乐奏丹墀，展颺袍笏。拜毕礼成，众始相见而揖，祭酒与司业各退，次尾突见大铖立几筵前，喝问曰：“汝是阮胡子，何故来此与祭？唐突先师，玷辱斯文乎？速出，速出，此间无汝立足地也！”大铖忿然曰：“我乃堂堂进士，表表名家，有何罪恶，不容与祭？”次尾曰：“汝之罪恶，朝野皆知，蒙面丧心，犹敢入庙，殆因我防乱揭帖中，未曾指实汝之病根耶！”大铖曰：“我来与祭，正欲表白心迹耳。”次尾冷笑曰：“汝之心迹，我代汝表白之，汝为魏府乾儿，又作崔家义子，